

重阳之美

吕思桥

如果说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,那么九九重阳便是其中最为高光时刻。这是因为初秋温婉矜持,像一个清丽羞涩的少女;晚秋萧索寂寥,似一位孤单无助的老人。唯有“一年一度秋风劲,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,寥廓江天万里霜”的重阳时节,秋天的丰富与神韵被金风玉露一层层铺开,并在须臾之间达到极致,展现出各种美来。

重阳之美,美在一处景致。这景致的主角绝对是“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菊花,它们或摇曳在漫山遍野的草丛里;或挺立在田间地头的阡陌中;或绽放 在房前屋后的篱笆间,拥挤挤挤,簇簇丛丛,一副“欲与天公试比高”的可爱样子。微风吹过,那氤氲在姹紫嫣红之上

的淡淡香气扑鼻而来,深呼吸几口,既神清气爽,又沁人心脾。尤其是那傲霜怒放的志气、坚贞不渝的品质、至高无上的境界、淡泊名利的意趣,曾令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吟咏、为之动容,并且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子孙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

重阳之美,美在一份孝心。《易经》中把“六”定为阴数,把“九”定为阳数,九九日,日月并阳,两九相重,故曰重阳,也叫重九,加上“九九”谐音“久久”,故取祝福老人健康长寿之意。我国早就将重阳节定为敬老节或老人节,《西京杂记》中便有这样的记述:“九月九日,佩茱萸,食蓬饵,饮菊花酒,令人长寿。”相传自此时起,开始有了重阳节求寿之俗。对于子女而言,重阳是一个最好的尽孝时节,在

通信高度发达的今天,即使不在身边,一个问候的电话,一声舒心的爸妈,都是对老人最亲切的安抚、最温馨 的感念。晋李密在《陈情表》中说:“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,报养刘之日短也。乌鸟私情,愿乞终养……”对国家尽忠,是大爱的演绎,对父母尽孝,是挚爱的升华。在尽孝与尽忠之间,只要保持一腔勤奋、理解、包容和宽怀,也可以相得益彰。重阳节里,愿天下的父母,寿比南山,福如东海;愿所有的儿女,孝字当头,美德流芳。

重阳之美,美在一丝思念。一直感觉,重阳是个较为苍凉的节日,毕竟明媚的秋光即将散去,凛冽的北风就要来临,无论是亲朋还是好友,相聚在一起,不知

有多少话要说,多少事想做,然而这一切都似“爱你在心口难开”。杜牧的《九日齐山登高》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了这种心情:“江涵秋影雁初飞,与客携壶上翠微。尘世难逢开口笑,菊花须插满头归。”而在诗人王维的笔下,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通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场景,早已定格成对亲人无尽思念的浓浓愁绪,即使真的分离,那份殷殷的牵挂还是可以隔着遥远的距离,传到亲人的身边。重阳节的这份思念,被传唱了千年,情也缠绵,爱亦美艳。

重阳之美,美在一种情怀。除了王维在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中所表达的兄弟情怀,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夫妻情怀也通过重阳抒发得淋漓尽致。有年重阳节,由

于丈夫在外未归,李清照独自把酒赏菊,作词抒发思念之情,并将一首《醉花阴·薄雾浓云愁永昼》寄给丈夫,赵明诚读后赞叹不已,为了能胜过李清照,他谢客三天写了50首词,最终没有一首能够超越李清照的《醉花阴》,尤其是结尾:“莫道不销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”,历来被广为传诵。还有陶渊明外祖父“孟嘉落帽”的文人情怀以及王勃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才子情怀,等等。重阳的情怀,如菊花酒那般甘甜醇厚,似山茶萸那般馨香弥漫。

“岁岁重阳,今又重阳”,且让我们在登高祈福、出游赏景、孝老敬亲中,享受重阳之美的独特魅力,感受岁月沉淀的厚重人生。

百花山秋色

胡焱

百花山海拔1991米,是北京第三高峰,花草树木繁茂,风景秀丽迷人,尤其是到了秋季,层林尽染,五彩斑斓,有如诗情画意之境。

秋天的百花山像一个内涵丰富、性格多面的人,横看成岭侧成峰,每个角度都有不同的特征。

秋天的百花山是一幅生动的水彩画,大自然是一个调色盘,它调出了春天的翠绿,调出了夏天的火红、调出了冬天的洁白,但到了秋天,它好像把调色盘翻了,创造出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。

秋天的山林,从夏天的躁动喧闹中慢慢沉淀下来,变得宁静而幽远。相比于春夏的绿意盎然,逐渐层次分明起来,草木之间有了明显的界限,小草、花卉、灌木、乔木,从低到高,错落有致,林间的色彩也因此富有层次感的美,赤橙黄绿青蓝紫,各种色彩都藏在山林里,每一抹色彩都像晒透的阳,温暖又迷人,就连那小小的叶子,都变成了难以抗拒的秋色诱惑,投下稀疏清瘦的身影,呈现出很多颜色,远远望去,绿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,山仿佛成了一个多彩的花圃。山中熟透的野果,色泽诱人,看到就会令人垂涎欲滴。

秋天的百花山林主色调是红色和黄色,红染秋山一层层,黄绿相间,灿烂如锦。秋风带给枫树一片片红红的信封,把枫叶染红,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夺目。树上的枫叶像小鸟在枝头跳跃欢腾,地上的枫叶忽上忽下飘忽不定,空中的枫叶像一只美丽的蝴蝶,又像片片红雪从空中飘荡。凌空俯瞰,那漫山遍野的红叶,就像流动的色彩带,又像熊熊燃烧的火焰,更像花的海洋。片片枫叶片片情,那鲜红的色彩,分明是用火一般的热情把生命点燃,装点了山林秋景的瑰丽。

与枫叶相对,银杏则披着一身金装,呈现出雍容华贵的气质。浓密的叶子错落地交织在一起,一片片黄叶

像一柄柄的小金扇。杨树的叶子黄得耀眼,掺杂着一些绿叶子,黄色绿色交相辉映,缕缕阳光洒在上面,好像金元宝,一串串挂在树上。栎树的种子,像一个个黄色和绿色的耳坠,随风舞动。山杏树将绿衫脱下,换上了一件棕色的长袍,气质优雅。林子里的树叶已经铺了浅浅一层,脚踩在上面,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。有些不知名的树木仍然披着绿装,不过树叶色彩也似乎有了变化,绿里透白,绿里透黄,绿里透红,渐变的过程,显出色彩的层次感。

低矮灌木的颜色也有了变化,深绿、明黄、淡红,还有其他一些颜色,这些颜色与周围林木的颜色融合,显得柔和又融洽。小草也穿上了金色的衣裳,光线明灭间,一种沉醉和清馨绕着你不肯离去。野菊花点缀草间,在飒飒秋风中舞动,像是一块儿舞动的花布,灵动而美丽。沟壑一侧是一小片旱芦苇,花穗毛茸茸的,灰里透着白,随着风势摇摆,我感觉到山林姑娘的一片头巾。

秋山空灵,黄庐的树枝上偶尔传来几声微弱的蝉鸣。灌木丛里,山雀在欢歌,叽叽喳喳,乌黑的尾羽泛着幽紫的光,在林间飞来飞去,鸣声里透着喜悦,这个时节是它们的收获季,它们忙着储备食物。

夕阳西下,橘红的霞光像彩缎一样,抹在云天,铺到山林上头,晚风吹拂,归巢的鸟、落日,构成山林壮美的景观。

我们坐在山石上凝望那晚霞,久久地不愿离去。等到晚霞散尽,落日归山,忽然想起一段文字,正与此情此景契合:“最动人 是秋林映着落日。那酡红如醉,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。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,随着暮色浸染,那是一种十分艳丽的凄楚之美。”

秋天的百花山林,绚烂之极,空灵之极,拥抱山林,揽秋色入怀,便拥有了完美的秋天。



秋岭古道图 艾宏伟/作

整装待发的日子

李志娟

我尝试着

王过冬

窗外的牵牛花开了
是蓝色 还有红色的
一粒种子 长出生命的维度和高度
我很羡慕它们

我尝试着打开格局
让身体都折射进阳光
让骨骼坚强
能够承受风雨的洗礼
能够与风暴抗衡

我尝试着像牵牛花一样
攀登高峰
开出自己的喇叭花
向阳而歌
接纳阳光 接纳污垢和灰尘

如果这种想法能实现
我愿做一朵开在你窗外的牵牛花
为你守护 守护你的明月
守护你的思念
不因世界辽阔而走向远方

抬头搜寻,就会发现最高的树杈上几乎都有一个黑乎乎的喜鹊窝。这些国槐都有一抱粗了,枝繁叶茂,没有百年(身上还没挂小牌牌)也有七八十年了。我有时会抚摸一下它们粗糙的树干,找一找皴裂的树皮里是否藏着一张慈眉善目的脸,如果它像《天仙配》里的老槐树一样突然开口讲话,我会不会惊得跳起来?《因话录》中提到古槐之上常有仙人出游,夜间传出丝竹音乐之声,我慧根不足,从没遇上神仙,也没听说过丝竹,倒是遇见过“鬼”——那是盛夏,我正在树荫下行走,突然一只褐色的虫子直直地吊在眼前,差点碰上鼻子,它只有两三厘米长,软软的,一根细长的丝儿吊着它从树而降,你还惊魂未定,它又一屈一伸跟你示威,这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吊死鬼”,学名叫尺蠖,不过这两年已经不多见了。没有“吊死鬼”的蚕食,国槐越发古朴苍劲,生机盎然。七、八月间,绿荫如盖的树冠上开满了淡黄色、蛱蝶一样的小花,

半黄半绿,似白雪覆盖着青山,清雅宜人。而后在某个夜雨后的清晨,满地黄花寂寂无声地铺满一地,让人不忍落脚。花谢不久,树梢上就悄悄挂出一串串珠子样的豆荚,经冬不落,那是生命的延续。霜降过后,层林尽染,叶落归根,熬过漫长的冬季,国槐又将新添一圈年轮。而现在,该是它休整的时候了!

没有人比林业工人更懂国槐了。你看,穿着“绿化养护”的绿马甲们,没有丝毫不舍,谈笑间,就大刀阔斧地修枝剪叶了。头戴棒球帽的男子站在树干上,一手攥着树枝,一手啦啦啦啦地拉着钢锯;树下的人举着几米长的竹竿——竹竿顶部接着尺把长的小锯,也啦啦啦啦地锯着,那声音像是二重唱那么地欢快、和谐,仿佛在催促,快剪掉那些旁逸斜出的树枝吧,就像剪掉那份繁的思绪、冗长的过往,让大地母亲重新滋养你不堪重负的根须,让皑皑白雪来抚慰你历经风雨的身躯。听,咔嚓一声,一杈树枝应声

而落,那新鲜的破口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苦涩木香,你知道,这剧痛是顽强的生命要你浴火重生。那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,把你们一枝一杈从地上拽起,毫不留情地扔到路边的车斗里,一会儿,青枝绿叶就颤巍巍盖住了红色的车身,那不是颤抖,那是与昨天的告别。一地落叶,两个女人拿着扫帚哗啦哗啦地扫着,归拢着又装进鱼鳞袋,连同“葫芦娃”一块扔上了车。地上如同每个清晨,干干净净,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,偶有落叶随风飘荡,像是在寻找曾经的自己。

剪掉了多余的树枝,国槐树利利索索地站在秋天的阳光下。秋贮冬藏,还有一道重要的手续呢,你看,那个女人蹲在树下,正一刷一刷地往树干上涂着白灰液,涂上它,你就有了白盔铁甲,明年就再也不会有“吊死鬼”吓人一跳了。

国槐树啊,你已整装待发,那就耐心一点儿,等待来年的春风吧。